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八十八編

社會小說

秘密怪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趣味深長有裨教育

民遊戲



商務印書館精印

暇時行樂人情之常。惟向來習慣大抵從事博戲。有害無利。本館特出新意。編輯游戲玩具。或爲牌。或爲圖。以引起國民對於社會之觀念。尙武之精神。以及普通之智識。於游戲之中。仍寓教誨之意。未始非補助教育之用也。

秘密怪洞目錄

第一章	迴光
第二章	祕計
第三章	爭產
第四章	臨厓
第五章	覩變
第六章	拯溺
第七章	印環
第八章	畫策
第九章	肱篋
第十章	焚書
第十一章	懷疑

第十二章 眺望

第十三章 遲候

第十四章 通詞

第十五章 貽芳

第十六章 遷怒

第十七章 設阱

第十八章 探幽

第十九章 閉隧

第二十章 含沙

第二十一章 闌言

第二十二章 奪魄

第二十三章 墜淵

第二十四章 鋼地

第二十五章 闇索

第二十六章 潛光

第二十七章 遇救

第二十八章 協謀

第二十九章 密輸

第三十章 出險

第三十一章 奇選

第三十二章 妙圓

祕密怪洞

第一章 迴光

去巴黎不數里。沿海之地。夏日酷熱。幾於灼石流金。此際日光已漸沒入於地平線。爲血色紅霞所蔽。而海面以上。水不揚波。乍視之宛如瀉水銀於大地。一片空明。射人眸子。此地爲一峻嶺。其絕巔有古屋。數十百楹。堂殿皆石造成。蓋數百年舊家也。此宅爲伯爵之邸舍。此石室爲其先代墓地。左近之別業。夕陽既沒。最後之光線。猶返射入此室中。室中陳設皆舊物。沿襲自數百年前者。古色闇然。視線爲晦。故屋宇雖頗宏敞。而黑闇特甚。室中置大牀。牀上蜷臥一瀕死之老人。此老人非他。卽宅主。幽邑達德訥也。其頭童然禿露。枕於柔毳之枕上。氣息僅屬。呼吸器漸漸微弱。但見頰上數莖白鬚。時一颯動而已。二目緊閉。久闔不開。面色如土。闇無血華。兩手平敷於褥角。骨棱棱然。瘦若枯柴。驟視之。固一赫然死人也。牀側一老僕侍立。年齡與其主相若。一種悲慘之色。見於面顏。寂然無語。卽其沈默之

態。其憂苦固如掬已。

是時病老人。忽微張其久闔之目。視線所注。集於老僕之面。於是老僕知其意將有所囑。以耳接近老人口際。微聞老人顫聲。微問之曰。華斯開。前日廣告。已登載否。言時。氣喘聲嘶。若斷若續。字句殊不了了。有頃。華斯開。始辨其旨。乃答曰。已登載矣。復問曰。汝已覓得此新聞紙否。答曰。已有一紙在此。伯爵曰。汝其讀之。華斯開。乃將此紙置於牀側几上。緩聲讀之。曰。

斯提瑪。現有重要事件。汝其急來巴黎。逕至市政事務所。問公證人託密斯君。面訊。壹是爲要。但此事須自本月一號起算。經過六閱月。卽爲無効。切毋自誤。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日。伯爵幽邑達德訥。

華斯開讀是報紙時。以目視病主人。一字一句。皆特作曼聲緩讀。蓋恐此久病老人。聽官能力已薄。不能驟曉者。讀甫畢。伯爵果已釋然。第見枯腊之面。隱隱微現笑容。又見其口吻微動。喃喃有聲。諦聽之。僅辨華斯開三字。揆其意旨。若更有所

詢者。於是華斯開已會其意。遂答曰。唯。此廣告已附登異國重要新聞。即當傳播遇邇矣。至是伯爵遂無語。

原此伯爵。爲法蘭西之世家。其人性質沈默。又極木強。平生閉門寂處。不喜與世人交接。惟自營其遁世生活。有妻早沒。惟有一子。名斯提瑪。嘗以細故失歡。竟憤而逐之去。至於逐之原因。當時之人。亦無知其隱者。蓋伯爵既不肯告人。又素性寡合故也。至是放逐已閱十有六年。此十六年中。對於戚屬僕役。絕未嘗有赦免其子過失之一語。且亦未嘗計及其子居於何所。蓋伯爵既久與世人闊疏。世亦竟無人爲之關念縈懷。代與籌計尋訪者。以見離人獨立。縱使財產無限。終至投老堪虞。卒成爲一種極可憐憫之境。蓋久已有子如無子矣。

至是痼疾已深。旦夕入地。此木強之老人。對於其子之怒始解。十六年竄逐流離之孤兒。始以正當之行爲。赦免之。老僕所讀新聞紙上之廣告。卽爲此也。又自知生命瀕絕。未死以前。畢竟不能一見其子之面。故最終之希望。不問何地。務欲其

子必得見其廣告而過返。於是內國外國之報章。凡重要有價值者。不惜金錢。徧使登載。冀其子幸而尚在。見此廣告。亟亟歸來。以自取得家督相續之權。庶幾不能正其始者。猶得正其終焉。第已睽違十六年。此時果安健否。力能歸來否。皆不可知。天涯望斷之情。出自垂死病中之頽然一老。其苦楚蓋有非言語所能喻者。俄而伯爵忽突張雙目。迴視室中。煩鬱之色。溢於眉間。白鬚蠕蠕然。颯動唇際。其意若欲有言者。華斯開疾驅至牀側。以耳接其口際。若前狀。但聞伯爵顫聲言曰。瑪撒魯。富基克。安在。華斯開曰。已在客座。呼之來否。伯爵以目左右視。唇吻微微動搖。意似此時卽不亟呼之至。亦可者。而呼吸已促。不復有聲。目凝凝似闔似開。面色如蒼鉛。闇霭無復人狀。兩手忽亂抓空際。華斯開見是狀不祥。急按電鈴。以喚客坐之醫生。醫生奔至。已無可爲計。須臾邸內。人行聲。人語聲。啓閉門戶聲。牧師代爲祈禱聲。匠人舁致冥器聲。以至大斂時。振衣聲。遷牀聲。移几聲。徙置什物聲。老僕哭聲。歎聲。男女耳語聲。紛紜雜沓。一時并作。天際倒映之紅霞。黯然已散。

此伯爵遂無復視息於人間矣。

第二章 祕計

葬式既畢。一日午後。有喪服者二人。坐於伯爵遺邸之客室。頻頻密語。若有一大事當前。商榷未決者。其人爲一男一女。男子年三十許。體不甚修。而有青年度態。色白皙。面顏盎然柔善。兀坐樓上。口銜雪茄。頻頻呼吸。作閒逸態。對坐之女子。年約二十七。八。面色淺赭。唇赤如噀血。目光炯炯。言語斷斷。舉止間。微現一種爽峻活潑氣象。望而知其人。富有忍決性。與此對坐男子柔善之狀。若全相反者。二人性質不侔。而其意態密密訴合。乃若此。殊難索解。男名瑪撒魯。女名富基克。此二人乃伯爵之兩妹所生。卽俗謂兩姨兄妹也。二人不幸皆幼孤。寄養於伯爵邸中。伯爵撫育。有逾已出。蓋一以推同胞之摯愛。一以慰自己之殘年。然今乃全反其希望。誠天理人情中。所罕覩也。

自伯爵葬式舉行既畢。其日二人卽載笑載言。眼眶中無復一滴殘淚。所持喪服。

亦不過形式上之形式。用以掩人耳目而已。言詞之間。對於伯爵之殂。決無絲毫悲悼。其女子富基克。抑更若有深幸者。是時倚坐圓式之棹旁椅上。默然若有所思。以指敲棹。戛然作微響。瑪撒魯意若厭其所爲。舉首向之言曰。若何喜動至此。乃欲求五分鐘之閒靜。亦不可得耶。富基克聞是言。知其意有所不快。乃置肘於棹上。以掌承頰。仍作適意之狀。以答之。曰。至禮拜一日。汝當愉快矣。瑪撒魯曰。何故。富基克曰。汝何健忘若是。託密斯來時。不嘗言遺言書。當於是日啓。緘耶。瑪撒魯曰。吾豈善忘至是。但……富基克曰。舅氏既歿。無相續人。爾後財產。當爲吾二人瓜分之物。是吾志也。瑪撒魯曰。雖然……富基克……富基克曰。觀汝生平。無論何時。對我用情極表親摯。可預卜此事。當無異議。若一旦結婚。更可據有此遺產全部。汝意云何。語未畢。忽起立。側身轉行。至瑪撒魯座傍。以手凭瑪撒魯之肩。瑪撒魯還握其手。而微言曰。富基克。關於吾二人將來之希望。固無異議。但……富基克曰。汝意云何。瑪撒魯曰。我平日思慕之誠。可無待言。至是富基克低聲言

曰。然則汝所云但……者。畢竟何意。瑪撒魯曰。無他。只以舅氏葬未半日。居然……富基克曰。瑪撒魯。貴重時間。安可虛擲。吾意死者長已矣。縱極悲哀。亦復奚益。况葬式已成往迹。今吾二人一生喫著。獨不當計耶。原富基克之言。絮絮至此者。蓋深知瑪撒魯性極優柔。乏斷決力。故乘其畏縮不前之心理發現時。層層深入。以破其執。蓋富基克本精力瀰滿。城府深邃。爲女子中之一野心家。其意思乘舅氏之沒。謀據遺產之全部。幸值舅氏之逐兒。遠在天涯。存亡未卜。當前實無正當之相續人。獨有瑪撒魯者。其於舅氏之戚屬名分。與已相若。隱然爲一敵國。故欲遂此陰謀。必先謀與彼結婚。合二姓爲一體。始免瓜分之患。而其眼光銳利。又深知瑪撒魯之生平。意志薄弱。從無抵抗。惟有順從。雖極柔弱之女子。亦無其天性。遂得任施其捭闔操縱之術。顧計欲與之結婚。不得不先使之愛已。彼視此決非難事。於是或媚之。或威之。或疏之。或近之。自由玩弄。以支配瑪撒魯之身心。彼固無神經者。一試輒中。儼然如其所役奴隸。所用器械。無不可爲所欲爲。雖然富基

克之於瑪撒魯。亦非純然無愛情者。但其愛之之中。實含有箝制與輕侮。二種心理。蓋視爲一己之所有物。故對於其他婦人。苟與瑪撒魯有一毫之關係。恆起最烈之嫉妒心。非其用情專一。正如上言二種心理之發見。交迸錯出。以至於極也。是時富基克之心理。及其作用。大率如此。至於瑪撒魯者。其人原非極惡之人。惟素性雅不喜與人爭。接人待物。一味荏弱。其始對於富基克之意計。未嘗不感一種之厭味。徒以論鋒過銳。非己之力所能反抗。一時無從置對。於是默默無語。復取雪茄吸之。富基克感是情況。亦復歸原座。寂然相向。

是時瑪撒魯緩步室中。往來于。忽停立呆視。若有新奇之事。突然激刺其腦者。乃謂富基克曰。原來我等乃不能爲相續人。富基克聞之。亦驚問曰。何故。我等何以不能爲相續人。瑪撒魯曰。彼固自有正當之相續人。富基克曰。其人爲誰。瑪撒魯曰。自有相續人。汝忘之耶。富基克聞是言。遂木然呆立。二目凝視瑪撒魯。良久無言。蓋富基克之爲人。慾望極奢。自信極篤。決不以此爲失望之止境。移時乃以

極冷淡之口吻。向瑪撒魯曰。汝誤矣。誤矣。瑪撒魯曰。何故。富基克曰。十六年之亡人。諒早竄逐死矣。豈至今尙生存耶。瑪撒魯曰。汝又安知其必不能生存者。富基克曰。被逐已十六年。渺不知栖於何所。且閱時已久。無一字之問。達於庭闈。是其已死。當無疑義。瑪撒魯聞是言。一面搖首。一面展轉思索。已而曰。彼雖久無音耗。然竟謂其已死。則無確據。世間往往有失蹤多年之人。直至世人全忘之後。乃突然出現。過返故鄉者良多。生還之談。豈能遂謂萬無此事乎。瑪撒魯之爲此言。確中事情。在富基克。宜卽息其陰謀。然一般婦人之特性。每因一己之希望。強認必無之事實爲事實。今富基克亦具此特性者。故雖經瑪撒魯再三研問。毫不易其初心。且不第不易初心已也。又從而自思自解。反復推求。卒疑一己之揣測。決無少誤。至是復向瑪撒魯問曰。汝意渠必居他處。雖不言返。未嘗不隨時聞知家事。果其如是。則苟失其相續權。又豈能緘默。瑪撒魯曰。誠如所云。富基克曰。不然。彼果隨時聞知家事。則舅氏之病。亦必聞知。乃病期如是之久。迄未一歸省問。且葬

式既畢。亦無音耗。豈非汝之誤耶。瑪撒魯聞此。不復置辨。蓋其爲人。本非固執。已見之輩。又不肯過事詰難。以拂此未婚愛妻之意。故聞富基克之論。不敢深反對之。第漫應曰。如汝所論。亦未可知。我等果有此幸福。但候依照規制之手續。而爲確定之領受可也。富基克聞是得意之言。辭爲結論。躊躇滿志。乃霍然起立。以兩手撫瑪撒魯之肩。而言曰。確定之後。我等當爲者。只有一事。瑪撒魯曰。何事。富基克曰。汝其少安。屆時自瞭然矣。及是得意之極。情不自禁。遂以喋血之朱唇。向瑪撒魯短鬚之下。與之接吻云。

第三章 爭產

一日富基克。最希望最企盼之禮拜一日。居然屆期矣。是日公證人託密斯。先至伯爵故邸中。傍午時。誼居伯爵戚屬最近之瑪撒魯及富基克二人。並看護老僕華斯開。以及其他之二三親友。均集於客廳。託密斯見人證已齊。乃當衆將伯爵之遺言書。開緘宣讀。衆人諦聽。其書中所云。果如瑪撒魯之逆料。大意言全部財

產。以其子斯提瑪相續之。若斯提瑪已死。則聽戚屬最近之瑪撒魯及富基克二人均分。并有特殊之遺囑物。贈與友人及家僕華斯開數宗。附記於後。託密斯讀畢。衆人無言。富基克忽起立。向託密斯大聲言曰。現讀畢之遺言書。衆已瞭解其意。但斯提瑪已死。不識託密斯君。已知之否。今斯提瑪既死。其人相續之事。可不必論。託密斯聞是言。乃驚問曰。斯提瑪之死。有證據否。富基克曰。不必問其有無證據。第就離家十六年而論。其間何嘗有一人知其所在。既無人知。則其不生存於人世。不問可決。託密斯曰。汝安能以意推定。且推定之說。安能遂謂之事實。就理勢論。非有確證。無論如何。不能據定爲已死。言訖。又附加一語曰。若斯提瑪何六閱月內來歸。遺產之全部。當悉爲其所有。若其逾期。則當依遺言者之意旨。僅能要求領取法定之數。此外並無何等權利。至其殘餘部分。悉爲汝等所得。尙於不平之有。託密斯言畢。向富基克微笑。以爲如是處分。可以慰藉之矣。孰知富基克意不少動。木立良久。瞠目直視。其意中以爲已入己手之財產全部。今僅得其